

廣 揚

究有不幸的結局；愛
危險的，必險中亡。
心頑固的人，終
愁苦所累；罪人必要
罪上加罪。

—— 德訓篇

18

天津天主教會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

第十八期目次

半月大事	……	(一)
半月談：起來，教友們，站到反細菌戰爭的最前線去！	……	(九)
土地改革使我們教會丟下了封建包袱	……	(一一)
趙登廉	……	(一一)
寧波中國神甫莊中漢來函報告寧波天主教近況	……	(一三)
一年來的福州市天主教革新運動	……	(一五)
蔡梧	……	(一五)
據護政府取締「聖母軍」，進一步與帝國主義作鬥爭	……	(二二)
蕭鴻才	……	(二二)
美帝國主義傳教士怎樣毒害我	……	(二七)
馬傑先	……	(二七)
向帝國主義分子討還血債	……	(二九)
上海教友張秀清	……	(二九)



美國強盜擴大細菌戰爭

全國人民一致憤怒抗議

內國

美國侵略者，不顧全世界人民的嚴正指斥，繼續擴大細菌戰爭，竟敢派遣飛機侵入我國的領空，在我東北各地及青島附近地區撒佈細菌毒蟲。自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九日，美國侵略軍用飛機先後使我東北領空共六十八批，四百四十八架次，在撫順、新民、安東、寬甸、臨江等地撒佈大量傳播細菌的毒蟲，並對臨江、長甸河口地區進行轟炸掃射。又於三月六日和七日兩天，各有美機一架，侵入青島近郊上空撒佈細菌。自三月六日至十六日的十天裏，美帝共用飛機二百十八架次，侵入我東北領空，在安東、鳳城、水豐、瀋陽、通化、臨江、撫松、輯安、新賓、撫順、靖宇等地附近，撒佈大批帶有細菌的毒蟲；同時，這些飛機還在有些地方進行了轟炸和掃射。

美帝國主義這種瘋狂的挑釁行為，更進一步地激起了

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來部長在三月七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發表了嚴重抗議美國政府使用細菌武器屠殺中國人民、侵犯中國領空的聲明。八日，中國各民主黨派發表了對於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爭的抗議。接着，各人民團體及各地人民紛紛發表抗議國內外長和各民主黨派的聲明，憤怒地抗議美國強盜們這種毫無人性的兇殘手段，並一致表示要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以實際行動來給侵略者以有力的回擊。

三月十三日，瀋陽市十六萬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爭的示威遊行。參加遊行的有正在東北工廠建設中學習的著名工農勞動模範馬恒昌、王兆連、劉貴貴等人，還有正在東北工人政治大學學習的創造三段連續開磚法的先進生產者蘇長有。他們一致表示：我們工人正在用血汗建設着可愛的祖國，決不能容許美國兇手用細菌來破壞我們的幸福生活。

全國各地宗教界（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回教）也一致憤怒地發出了聲討美國強盜的滔天罪行。

「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爭罪行調查

團」出發朝鮮和東北實地調查

爲了保衛我們祖國領土主權和人民的安危，爲了伸張人類的正義，爲了保衛世界和平，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即抗美援朝總會）在三月十二日召開的擴大會議上，決議組織「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爭罪行調查

英漢通過後不久，這個調查團就迅速組成，由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任團長，全國民主青聯主席廖承志、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監察委員會主任陳其瓚任副團長，醫學外科專家官乃泉任秘書長，全國科技普及協會常務理事沈其益、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吳茂傑任副秘書長。團員有：彭澤民、戴鏡清（以上紅十字總會），曾昭掄、張景鉞（以上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方石璠、李宗恩、嚴仁英（以上中華醫學會），彭蓋隆（抗美援朝總會），楊美質（基督教女青年會），田德民（全國學聯），王梓仲（基督教牧師），王潤豐（全國總工會），呂瑣（全國民主婦聯），梅汝璈（國際法學專家），周建人（生物學專家），楊顯東（農業專家），謝少文、魏曉、劉維通、楊叔雅、郭成周、沈鼎鴻、謝知母、方亮（以上細菌學專家），何琦、劉崇樂、柳支英（以上昆蟲學專家），吳光（寄生蟲專家），俞煥文（流行病專家），程紹迥（獸醫學專家），嚴家貴（病理學專家），何觀清（公共衛生專家），楊恩孚（營養學專家），杜震、李之華、莊實（以上文藝工作者），杜麟、孫承佩、姚力文（以上新聞記者）等。

這個調查團在十五日下午五時從北京出發，赴朝鮮前線和我國東北各地進行工作，於十六日到達了瀋陽。團長李德全在行前前往北京車站歡迎的各界人士說：「這個任務是重大的，莊嚴的！我們將以最高的積極性努力工作，堅決完成這個任務！」並說：「我們本着對我們祖國的無

限熱愛，對我們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的無限忠誠，對世界人道主義的無限責任感，我們不管爬多麼高的山，踏多麼深的雪，經歷任何困難，我們立誓負責將美國兇手撤布細菌的罪證調查出來，給全世界中國人民進一步揭露美帝國主義的兇殘罪行提供出有力證據。」

中央發佈處理三反問題的初步決定 各地「三反」 「五反」運動續有開展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三月十一日發佈命令，公佈了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處理的標準和辦法兩個文件。命令中說：這兩個文件「業經本院三月八日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務會議討論批准，茲特公布，望各地遵照試行。在試行中，應結合當地具體情況，如有認為須要補充、修改之處，應報告本院審核批准。」

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對於貪污、浪費及官僚主義問題的處理方針，對於貪污分子的處理辦法，對浪費問題的處理辦法，處理步驟和批准權限問題，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問題，都作了基本的規定。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把工商戶分為守法

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即極嚴重違法戶）五類。關於行賄問題，規定「除在公平交易中的小額回扣或被勒索而無違法所得不應認為行賄者以及應屬行賄但情節輕微者外，其他凡有行賄行為者，應按其情節處以罰金。拒不坦白者，應加重其罰金。情節特別嚴重者，應加重處刑。」關於違法行為的追算期限，規定「偷稅漏稅、僱工減料兩項違法所得，一般只補退一九五一年份的，一九五一年以前的免予補退。但拒不坦白及情節特別嚴重者，得酌情令其補退（一年或二年，二半年或三年。其他各項違法行為和違法所得，一般自中華民國共和國成立日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算起。惟隱匿侵吞敵偽財產，應自日本投降之日算起。其中隱匿侵吞敵偽財產的數量不大，並對國家無嚴重危害作用者，可以不予追究。」

北京市長彭真在三月八日的政務院會議上的報告中說：「我們處理問題，是根據毛主席所指示的五條基本原則，即：『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這兩個文件，充分地體現了嚴厲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貫徹了這樣的方針，一定會在全國範圍內，肅清舊社會的污毒，樹立新社會廉潔樸素的風氣，使全國人民更加團結，使人民民主專政更加鞏固。

根據中央這個命令，各地在半月以來，已開始分別處

理貪污分子，懲法工商戶和盜竊犯。

同時，各地的「三反一和一五反」鬥爭還在繼續開展着，繼續揭發了盜竊國家財產的罪惡事實。如天津國營棉紡一廠，最近破獲了該廠內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貪污、盜竊集團，這個集團盜竊國家的財產達三百億元以上。

世界各國人民

抗議美帝進行細菌戰

美國干涉軍在朝鮮前線遭受失敗，最近又採取了最卑鄙的手段，使用了細菌武器，這就再度暴露了他們的野蠻，再度暴露了他們毫不知恥，對國際道德的基本原則毫不介意。美國侵略者已經走上了使日本帝國主義者遭到失敗的同一罪惡道路。

國際

美帝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已經引起全世界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士的極大憤慨，各國人民都憤怒地斥責這些罪行的主謀者和執行者。

莫斯科勞動人民在十三日舉行盛大集會，抗議美帝在朝鮮和中國使用細菌武器。大會由蘇聯歷史學家、蘇聯擁護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格列科夫院士致開會詞。他說：全世界人民讀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國外務相朴憲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的聲明，得悉美帝國主義者在朝鮮前線和後方，並在中國東北境內投擲細菌彈，莫不感

到無比的憤怒。

格列科夫指出：在華沙舉行的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曾經要求無條件禁止一切種類的原子武器、細菌武器和其他化學武器，禁止一切毒物、放射性物質和其他一切大規模消滅人類的手段。大會曾經要求，第一個使用這些武器的國家，必須被宣佈為戰犯。但是，美國政府不願意注意人民的這次警告。

格列科夫最後說：我們深信，世界和平理事會一定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障人類免受細菌戰爭以及其他大規模消滅人類手段的威脅。

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一致憤怒地抗議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爭的萬惡罪行。此外，伊朗「忠實報」發出緊急呼籲，號召伊朗人民抗議美國可恥罪行。意大利各地人民與和平委員會，也強烈抗議侵略美軍進行細菌戰爭，丹麥人民認為美國侵略者的罪行，比希特拉的死亡營還更惡劣無恥。印度與痛斥美國發動細菌戰，並號召人民團結爭取朝鮮和平。法國和緬甸婦女分別舉行抗議集會，呼籲全世界婦女制止美國細菌戰。澳大利亞、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人民亦紛紛抗議美國主義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

總之，美國這一罪行，加強了全世界人民進行強烈鬥爭以結束侵略、爭取持久和平的決心。

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

實地調查侵略美軍暴行工作完成

去朝鮮調查美國侵略者暴行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從三月五日到達朝鮮以後，經過十多天的調查和訪問，已經完成任務。

調查團由八個國家的八位法學專家組成，他們都是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的理事。調查團的團長是奧地利法學教授布爾德魏納。調查團到朝鮮後，首先在平壤地區調查了美國侵略強盜使用細菌武器滔天罪行。代表們訪問了朝鮮和平居民、傳染病醫院和保衛機關。他們親眼看到了美國侵略者公然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爭確鑿證據。

代表們一致表示，他們返國後，將要用報告和寫作來報告朝鮮戰爭的真相，報告朝鮮人民在保衛他們的自由和獨立時的勇氣和英雄主義。

團員們在朝鮮得到的材料是極有價值的，因為調查團抵達朝鮮時，美國干涉軍正在開始對朝鮮人民使用細菌武器，因此，代表們是第一批發表他們調查這個危害人類的滔天罪行所得的材料的外國目擊者。

朝鮮停戰談判會議

特定口岸問題獲致解決

三月二十日朝鮮停戰談判第三項議程參謀會議上雙方協議以新義州、清津、與南、南浦、新安州為我方特定口岸；以益山、仁川、江陵、群山、大邱為對方特定口岸。各特定口岸具體範圍與其所包括的進出口點，將行具體劃定。

（特定期口岸時，予以確定。）

三月二十一日第四項議案參謀會議上，我方提出了有關雙方釋放並遣返其所收容之戰俘的原則性條文，具體建議在停戰協定簽字並生效後，雙方應各自釋放並遣返其在所收容之戰俘，至於上述戰俘的名單，則由雙方參謀人員予以最後校正。對方表示將在研究後表示意見。

北京等地教友發表聲明

抗議美帝撤佈細菌罪行

從天津、上海等地教友之後，北京、南京、青島等地的教友也發表聲明，抗議美帝國主義撤佈細菌的罪行。

天主教

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的聲明稱：我們清楚地知道：美國野獸們在朝鮮犯下的罪行，不單是對朝鮮和平居民和中朝人民武裝的瘋狂虐殺，它並且是對全世界和全人類安全的重大威脅。

○織的事實再一次證明美國侵略者是世界和平人類正義最危險的敵人，這種完全喪失人性的行為是全世界愛好和平和正義的每一個人所不能容忍的。

我們代表北京市三萬多天主教徒，以無比的憤恨嚴重抗議美國侵略者這種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堅決擁護周恩來外長的莊嚴聲明和響應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郭沫若主席的號召，動員全體教友積極參加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以繼續搞好自立革新運

動、肅清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帝國主義影響的實際行動，支援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最後戰勝美國侵略者，對美日細菌戰犯給予最嚴厲的懲罰。

全市的愛國教友們！人類的正義、道德正遭受着空前野蠻的破壞。我們能容忍嗎？不，決不能容忍。我們應當動員起來和全國人民一道，為維護世界和平正義、人類道德，貢獻出我們的一切力量。

南京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的聲明中稱：

美帝國主義這種違反人類正義和國際公法的滅絕人性的殘暴行為，引起我們無比憤怒和切齒痛恨。我們南京市的天主教徒們一致對美帝國主義提出憤怒的抗議。

美帝國主義這種殘暴的行為不但不應嚇倒我們，相反的更使我們加強抗美援朝運動，堅決肅清美帝國主義過去在我們思想上所散佈的毒索，更積極的搞好革新運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迷夢和一切罪惡陰謀。

青島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發表聲明說：

美帝國主義為了挽救它在朝鮮不可挽救的失敗，竟使用細菌武器來殘害朝、中部隊和中國人民，這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我們天主教徒所不能容忍的。我們堅決擁護我國周恩來外交部長的莊嚴聲明，向美帝國主義這種違反國際公法的罪行，提出嚴重的抗議，並以實際的行動搞好教會的三自革新運動，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站在一起，來制止美帝國主義者這種殘暴的滔天罪行。我們相信勝利是屬於正義而戰的中朝人民及全

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

此外，瀋陽、蕪湖、太原、歸綏等地的天主教徒，也發表了抗議的聲明。歸綏的聲明並號召宗教界的醫藥衛生工作者和其他生物科學者，要積極組織起來，走上反對美帝國主義和苗獸爭的最前線。

天津市天主教醫院教徒職工

簽名要求志願赴朝防疫

爲了以具體行動表示對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犯的憤怒與仇恨，天津市兩個天主教醫院的教徒職工，紛紛簽名要求參加志願防疫隊，到朝鮮前線或其他需要的地區做防疫工作。

西開醫院簽名的共二十人，計：寶樹德、張承斌、張永斌、李志英、李金鑄、劉清廉、楊樂祿、侯振遠、鄭佩珍、李秀峰、寶溫芳、張連生、倪興超、宋景成、李淑貞、張淑貞、高瑪利、郭秀芳、王貴恒、崔利順。

聖心醫院簽名的共十人，計：呂志英、田瑞華、趙嬌媚、張士強、傅秀英、盧貴貞、李耀華、賈彬、燕仙桃、何金榮。

帝國主義分子勾結敗類

盜竊人民財產出售資敵

重慶最近破獲了一個天主教內帝國主義分子利用醫藥界的敗類盜竊人民財產出售資敵的案件。

據三月六日重慶新華日報的消息：西南衛生部新設醫院牙科醫師劉裕環，乘前仁愛堂醫院在交接混亂之際，被帝國主義分子利用，不惜背叛祖國、背叛人民，勾結其他員工三人，將人民的十五箱貴重藥品盜運資敵。據初步調查，劉裕環等四人從中分得贓款和盜得實物共值四億餘元，黃金七兩多。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帝國主義分子沙淑明（前仁愛堂醫院院長）在廣大人民抗美援朝的怒潮中，不敵也不能把院中所存足修醫院十年用的貴重藥品公開盜運出去，乃表面上故意把院長的職位讓給中國人，暗中却指使劉裕環（當時該院工會主席）管理庫房，掌握藥品供應及買賣大權。十二月中旬，移交辦理完畢，沙淑明即用「借刀殺人」的惡毒辦法，陰謀盜竊我國人民的財產，命令中國修道林佩瑛和劉裕環勾通密謀盜運的辦法。林佩瑛對劉裕環說：「現在是你發財的機會來了，只要你出面，就無人懷疑。」劉裕環恐怕「單槍匹馬」不好下手，就又勾結了該院護士唐西秋及當時任該院職工代表會議副主席的唐元通工友柳昭華等三人。由劉裕環向沙淑明討價還價，議決「貨到錢到」先付兩億元爲定錢。劉裕環便和唐西秋、唐元通、柳昭華等三人，接連數夜在庫房內閉秘密會議，一方面「打氣」，一方面共謀如何運出大門的辦法。劉裕環並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有了錢什麼也行得通。」十二月二十四開始盜運前，劉裕環又同這三個人在一麵館內訂了四條「互助保守同盟」：（一）由劉裕環和沙淑明接頭，負責

款子「交付事宜」；(二)由陝西秋農藥物清點買賣的責任；(三)由唐元通、柳昭華負責運送；(四)絕對保守秘密。計劃商妥後，就自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始，利用深夜和清晨的時間，四人把十五口箱子從後門分批運到廣原堂由帝國主義分子尙惟善驗收。據調查，這批貴重藥品已分散運往達縣、康定、宜賓等處，在重慶市面也出售了一部分。嗣後即由帝國主義分子沙淑明、尙惟善又付給劉裕環等人贖款和實物約計一億五千萬和黃金七兩多。其中大部分爲劉裕環所得。不僅如此，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清點廚房時，劉裕環再一次勾結康西秋，盜走大批藥品器材，賣給藥商謝家衡及重慶市第一人民醫院大食污犯蔣祝華等多人，又盜得了國家財產六千餘萬元。劉裕環在付贖款給柳昭華時，寫了一封「保證書」，要柳蓋手印，並威脅柳昭華在何情況下不能坦白，否則就要誣指他是「特務」。

這四個人集體盜竊事成後，劉裕環就請假回漢口，將贖款和盜得器材分發，並大事揮霍，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遊歷。回來時，還帶了滿滿的兩箱子衣物。康西秋則假裝積極，做了工會幹部，離開仁愛堂醫院。唐元迪也被調到西南衛生部療養所管理處工作。在這期間，沙淑明被驅逐出境，林佩璇也到了香港。所以當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開展後，劉裕環認爲柳昭華的「保證書」在手，其他人都已離開，故一再滿不在乎，拒不坦白，並用自殺等方式來破壞運動。經過該院發動群衆各方調查，在他家裏搜出了他盜竊醫院足够十年用的牙科器材，用黃

金七兩多變成的一千多萬保本保值的存款和大批奢侈傢具、衣物等，人證物證俱全，此一與帝國主義分子相勾結的集體貪污盜竊案乃得以突破。

上海帝國主義分子扣發工人工資

上海徐家匯聖母院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幾十年來一貫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工人，經該院工人一再鬥爭，仍未悔改，最近而且變本加厲，竟胆敢扣發工資，致使許多工人餓着肚子。

聖母院的工資制度一向是不合理的，工人做了工，工錢隨帝國主義分子付，高興給多少就給多少，一個不對，辛辛苦苦做好的東西，帝國主義分子就會叫工人全部折光，工錢一個也不付。

去年八月以來，聖母院的工人爲了反對不合理的工資制度，向帝國主義分子進行了鬥爭。直到今年一月五日，經上海市人民政府勞動局仲裁判決，獲得了初步勝利。(參閱本刊第十四期第七頁。)

但帝國主義分子却不顧政府法令，一方面用大批金錢收買徐匯區天主教團體工友聯誼會主席于金鈞等壞蛋，破壞工人團結；(參閱本刊第十七期第七頁)一方面竟以扣發工資來威脅工人。

今年二月五日，帝國主義分子就揚言下期工資不能照發，當工人們在十八日向管院的帝國主義分子說理時，就在背後的帝國主義分子竟發動一批盜匪(這裏的盜匪——編者)衝到工場間定廠裏，亂敲亂鬧，動手打人，並懸掛

工人和人民政府。二月十八日以後，帝國主義分子即撤離工場間的管理人員，故意停止接貨。兩個多星期來，工人照常工作，但帝國主義分子竟於三月五日發工資時扣去一半，到了十四日的九天中間，許多工人都餓着肚子。有一個懷孕的女工，丈夫失業在家，家裏還有一個兩歲的小孩，都因為沒有飯吃，臉都腫起來了。

為此，徐匯區天主教團體工友聯誼會要母院工人發表了告同胞書，要求廣大人民，廣大天主教友向狼心的帝國主義分子鬥爭到底。

納令溝村信教農民覺悟提高 向地主進行面對面的鬥爭

據最近日報載：綏遠豐鎮縣三區納令溝行政村四百二十三戶人家，信奉天主教的有三三八戶（包括十三戶地主在內），全行政村二〇四頃土地天主堂佔有九十頃，其他十三戶地主，佔有四十多頃，三〇六戶貧僱農僅有土地十頃，因此，大部份農民少地或無地，過去只有租種天主堂和其他地主的土地，受着他們的殘酷剝削。

據農民說，納令溝村天主堂是二九三三年修建的，當時用的土坯、勞動力，全是向村上農民攤派的，誰不獻一土坯和勞動力，就不叫在納令溝村居住，同時也不租給他地種，農民不信奉天主教，也同樣不能種天主堂的地，很多農民爲了種幾畝地維持生活，不得不入天主教。

一月十三日，土地改革工作組一調村，首先召開村民

大會，講明來意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宗教政策，接着，通過各種會議，把農民很快發動起來，廣大農民過去受天主堂等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過甚，今天翻身的日子到來，都勇敢站起來了，他們認清了「教友不階級親」，特別從一九四七年，天主堂向農民倒算糧食二百石（敬麥），地主李富成（教徒）向農民倒算夜麥一百二十五石的事實，更認清了這一點，因此，農民積極團結起來，和地主進行鬥爭。現在奉教農民加入農民協會的已有八百餘名，在幾天奮鬥身和小型新苦會上，有二百多農民控訴天主堂和地主李富成等，如貧農郭存厚（教徒）控訴時說：「天主堂在一九四六年倒算我們農民多厲害，他就不說你是教友不剝削你！」孟四女（教徒）控訴時說：「教裏也有階級，有錢人到堂裏神前看見就親熱的讓坐，我們貧窮的教徒到了神甫房裏，人家理也不理。」

農民教徒認清了敵我，一致要求面對面的和地主鬥爭。一月二十三日，召開鬥爭大會，全行政村有一〇五八人參加。會上控訴地主的農民七十四人，其中信教的就有六十一人。在一九四六年被惡霸地主李富成剝削一個耳朵，又幾乎被打死的貧農郭存放（教徒）控訴說：「今天有了毛主席、共產黨給我們作主，不是你的年代了，有冤有仇的，今天要控訴你，李富成，你剝削農民還不算，你還要滅門剝產，要殺我全家四口人，你還穿上袍褂褂，跪前跪後，祈禱念經裝好人，誰知道你就這樣狠心！」農民張德（教徒）控訴說：「李富成你仗着頑固軍勢力，一九四七年倒算了我七石糧，你又霸佔我們農民白銀子、周從治、宋泉等很多土地。」鬥爭大會上，群眾情緒很高，婦女常淑英（教徒）自動領導大家呼口號，最後，大家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嚴格懲辦惡霸地主李富成。



起來，教友們，
站到反細菌戰爭的最
前線去！

瘋狂的美國侵略者，爲了挽救他們不可挽救的滅亡命運，不顧人道和正義，在朝鮮各地撒佈細菌毒蟲，打算大量屠殺愛好和平、保衛和平的中朝人民。這種瘋狂的舉動，立刻受到了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正義譴責。但是這羣喪盡人性的野獸們不但不知悔改，反而更擴大了細菌戰爭的範圍，除了繼續在朝鮮撒佈細菌毒蟲之外，更進一步地把細菌戰爭使用到我國的東北各地和青島附近地方。這種日益嚴重的罪惡行爲，不祇是向中朝人民的挑戰，更是對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挑戰。罪惡的細菌戰爭，是對人類文化的嚴重威脅；發動細菌戰爭的美國強盜們，是滅絕人性的屠殺者和創子手。

最令人切齒痛恨的是，這些大批屠殺人類的兇手們，還自稱是「人類文明的捍衛者」，自稱是「耶穌基督的信徒」。但他們日益兇殘的野獸行爲，已經撕破了他們這些無恥的謊言。所以，全世界上善良的基督信徒，已相繼起來聲討這些殘無人道的強盜。中國各地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紛紛發表了聲討他們的宣言或聲明，蘇聯的東正教和歐洲某些國家的天主教神甫也都掀起了憤怒的抗議。這說明了真正信仰耶穌基督的不是那些假冒爲善的法利賽匪徒，而是言行一致以具體行動來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人們！

天津市兩個天主教醫院（西開醫院和聖心醫院）中的大部教徒職工，已經簽名要求志願赴朝鮮，參加防疫工作，給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犯以有力的回擊。歸綏市天主教革新組織發表聲明，號召宗教界的醫藥衛生工作者和其他生物科學者積極組織起來，走上反對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爭的最前線。

熱愛天主、熱愛和平、熱愛祖國的教友們，起來吧！讓我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站到反細菌戰爭的最前線上去！讓我們貢獻出我們的一切力量，爲消滅那些污辱天主聖名、冒犯天主十誡、破壞人類和平的侵略者強盜們而鬥爭吧！

土地改革使我們教會丟下了

封建包袱

歸綏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趙登康

綏遠省於一九五一年冬開始實行土地改革，迄今為止，已經接近全部完成了。這一場轟轟烈烈的鬥爭，使廣大的農民翻了身。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民和世界有正義感的人所贊助的，所歡迎的，只有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才反對，才不痛快。去年秋天，我們這裏正在學習土改，準備土改，帝國主義分子康啓心、馬應龍等（比精神甫）發出謬言說：「土改不公道」。我們用教會內「人民的呼聲，就是天主的呼聲（Vox Dei, Vox populi）」這一句道理反駁他說：「土改是廣大人民的要求，這就是天主的意思，有什麼不公道？」這句格言就是他們過去經常引證來講道理的，今天他們竟喪心病狂的否認了這句話，說教會

內就沒有這樣一句話。爲什麼他們這樣反對土改，痛恨土改呢？這很明顯，因爲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牆腳，今天我們要拆毀這個牆腳，他們眼看就要樹倒猢猻散了，於是發出悲鳴，狂吠起來了。過去他們口口聲聲喊着「愛人救人」，今天在土改關前都現了原形。事實證明他們並沒有愛了人，而是吃了人。就拿我們本省教會來說，幾乎每一個堂口都佔有大量土地（如涼城縣天主堂佔有的土地，竟至兩萬畝以上），這些土地大部分是用庚子賠款，一部分是放賬或包攬訴訟所取得的。他們和其他地主一樣，用這些土地非法地剝削壓榨着教友羣衆。如綏西一個中國神甫葛天民因爲一個教友佃農秋天沒得吃，

搶了一個禾捆，被他看見了，打了一頓，罰了一隻羊，還叫這個教友給他跪下求饒才算完事。他們剝削了中國農民這些血汗，就大吃大喝任意揮霍。如公教醫院的外籍神甫每人每月伙食費竟達人民幣三百萬左右，而貧苦教友們勞動終年，不得溫飽，他們熱視無睹。

我們教會一個基本精神就是愛，爲了愛天主而愛人，愛天主要在愛人上體現；救人的靈魂要從救人的肉體作起。今天把人民的血都吸乾了，怎麼能談到救他們靈魂呢？帝國主義分子是爲侵略中國而來的，不是爲天主而來的，所以他不能愛我們的勞苦羣衆。這不很明白麼？今天土改勝利完成了，廣大的勞苦羣衆（教友亦在內）都得到了翻身，都在歡欣鼓舞，一般善良的神甫，也感覺得輕鬆愉快了，覺得自己放下了一個大包袱。如綏西周敬亭神父給我們這裏寫信說：「我們這裏已經完成土改了，教友們進堂的更多更熱心了，更熱愛他們的本堂了。我也覺得十分痛快，

過去我們沒有好好傳教，和教友關係也沒有搞好，就是那些土地給開的。如今我們扔下了這個包袱，一心一意來搞傳教工作，這才恢復了耶穌的眞精神。」綏東鄒博施神父也親自對我說過：「奇怪，土改後，我們教友更熱心了，對待神父比土改前更親近了。」這真是毛主席的恩賜，他不但從封建社會裏救出了廣大人民，連我們教會也救出來了。

這次我也參加了土改這個轟轟烈烈的鬥爭，我在農村裏，看見了地主階級的罪惡，看見了農民的苦況，又看見了他們的翻身。從這體會到毛主席對廣大人民的愛，我們過去空喊了一氣「愛」，但始終沒有成績，今天毛主席共產黨給我們作出了具體生動的榜樣，我們要在他的領導下，繼續搞好我們的三自革新運動，從教會中把帝國主義分子及其惡毒的思想影響連根拔去，這樣才能眞正的愛我們的祖國、愛我們的廣大人民。

寧波中國神甫莊中漢來函

報告寧波天主教近况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負責同志：

寄來的「廣場」共十五期，我在三月四日就收到了。我接到時非常喜歡，並且散給我們這裏的中國神父和教友傳遞着看。你們三月一日發出的信，我也在八日就收到了，因為忙着歡迎歸國志願軍代表團及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蒞甬的喜事，沒有能够即時回信，請原諒。

我對志願軍歸國代表同志及朝鮮訪華代表團同志，抱着無限景仰的熱情，三月七日上午我熱烈的同全市各界人民代表到江北車站歡迎。感覺到能够同志願軍歸國代表及朝鮮人民訪華代表握手，是非常的榮幸和喜悅。

由於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及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代表團的蒞甬，使我們明白看到中朝兩國的友誼是多麼親密，更鼓舞了我們愛敬志願軍——我們最可愛的人——的熱情。聽了志願軍歸國代表的報告，使我們更其痛恨奸商暗害志願軍的不法行爲，加強了我們三反與五反的鬥爭意志。聽了朝鮮人民代表講述關於美帝在朝鮮的暴行及在朝鮮及我東北進行細菌戰的罪行，我們非常氣憤，一致表示，均願以實際行動加強抗美援朝。我們湖西學習小組的一位教友陳禮聞，表示了無比的愛國熱忱，願把他自製的一種殺虫藥提供給大家試驗（我們正調查中），供應殺菌之用。

我現在把寧波天主教革新的情況寫在這裏。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寧波抗美援朝分會召集寧波市七位天主教中國神甫代表（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座談怎樣提高寧波市天主教徒的愛國主義教育及政治覺悟，並如何使教徒認識政府的宗教政策，消除隔膜。由此展開了愛國主義教育，其方式有大課報告，也有逐日的小組討論，全市教友自覺的參加的差不多有五百人。這次學習的主要內容有：（1）使天主教和「聖母軍」劃分清楚；（2）使愛國教徒靠攏政府；（3）瞭解政府的宗教政策；（4）使大家對學習發生興趣。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餘愛國教徒（包括城區江北與白沙）及積極分子在中山花園集會，見於半月來的學習成績很不錯，覺得有建立經常的學習制度的必要，於是在會上產生了寧波天主教反帝愛國學習委員會，選出委員十一人，計政府代表一人張文治，市民政局社會課副課長抗美援朝分會代表一人翁心惠，神父代表二人柴日昶、莊中謐，教友代表七人徐吉麟、顏樂水、宋能廣、向金有、胡章仁、莊阿利、李斐雅。此後學委員領導著全市教友學習，為三自革新建立了基礎。

自學委會成立之日起，規定每十五日聽一次大課，及二三次小組討論。目前正結合全市各界的三反與五反運動，展開鬥爭，至目前為止，檢舉案已有十八起，已由學委會提交寧市人民檢察署。學委會現並準備掀起教會內部的三反與五反鬥爭呢！

總之，由於以往的學習，我們教友思想大都轉變了，分清了敵我，提高了愛國熱忱和政治覺悟，有決心斬斷帝國主義的聯系，搞好三自革新運動，只可惜有很還多神父背着很重的思想包袱，對我們抱觀望態度。專此布覆，並頌時綏。

莊中漢
一九五二、三、一一。

一年來的福州市

天主教革新運動

福州市天主教自立主任委員蘇 梧
革新運動促進委員會

一、基本情況

抗美贖朝宗教革新的愛國主義運動，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在先進的天主教人士勇敢地樹立起這種反帝愛國的鮮明旗幟的感召與鼓舞之下，一向蟄伏沒有動的福州天主教界在這大運動中都動起來了。許多愛國的神甫教友都渴望着教會的自立，早早脫離帝國主義分子的統治奴役，變為中國教徒自辦的宗教事業，因而也紛起參加全國革新的行列裏去。

但是在運動發展過程中，是碰過一些困難周

折的。因為福州是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之一的大商埠。帝國主義的勢力首先伸入了這個城市，而教會又是一直在外國傳教士直接控制着進行長期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在這種情況下，福州市愛國的天主教徒繼繼發起自立革新運動時，帝國主義分子是不甘心的，使用了無恥的手段來破壞。如帝國主義分子趙炳文數發「學習參考」，胡良民、盧星輝對教友說：「革新不能做，自養可以，自治、自傳不行！公使（按指黎培里）已有『聖諭』，不久即發下中文佈告！」帝國主義分子薛仁堪也對教友說：「革新是裂教、背教。」他們

敷佈這種反動的言論來混亂教友的思想。但是不管帝國主義分子如何在明裏在暗裏怎樣進行破壞，已經站起來的中國教徒的愛國熱情，是誰都壓不住的。於是就有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市郊百祿村被船灣天主堂百餘位教徒，首先開了革新大會，並發動了五百餘教徒在愛國宣言上簽了名。二月十二日，泛船浦總堂四十四位教友也響應了，並發表了愛國宣言。揚光師生揭露了帝國主義分子薛仁權散佈許多在宗教掩護下的反動書刊的罪行後，校裏部份愛國的教徒激於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有三十八位教徒也發表了愛國宣言。通過薛仁權事件，廣大教友才初步體會到革新的意義，思想上開始支持這個運動。

有了思想的基礎，同時加上在福州市軍管會處理接收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專門登記處直接幫助之下，於二月十二到十三日召開福州市各堂口的中國神甫和教友代表們的座談會，座談的結果便正式組織了福州市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促進委員會，來領導今後天主教會的革新工作。全市各堂會的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共有二十三人，包括神甫、教師、醫

生、工人、農民、學生、漁民、商人等各階層的教徒代表。但由於教徒們的政治認識不夠，覺悟不高，以及帝國主義分子不斷在進行破壞，造謠，恐嚇，部分教徒對革新仍徬徨不前，加以革新會本身組織不健全，更影響了工作的進展。當時會內部份積極分子認識到要開展真正的自立革新運動，必須由下而上的廣泛發動教友羣衆，團結進步的力量，組織小型的自立革新宣傳和學習小組，通過各種文娛活動，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人民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學習，並用實際例子來啓發教友認識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陰謀與危害性，分清敵我界線，和鼓舞愛國熱忱。經過這樣的宣傳教育之後，部份的神甫，教友認識上大大的提高了！全市神甫教友在自立革新運動簽名宣言上的就有六千三百零四人。三月四日，全市天主教人士第一次舉行了四千人由神甫教友組成的反對美帝重新武裝日本示威大遊行，這是福州天主教徒空前熱烈的愛國壯舉，也高度顯示了絕大多數的天主教徒和全市人民一樣有熱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的偉大力量和意志。四月十七日，舉行了天主教人士抗美援朝代表會。會上

代表們通過了收回傳教主權，由中國神甫中選出了自己國籍主教，也通過了全市組織了七個堂口的革新分會，二個院校的支會，協助總會推動各種革新工作。我們領導了要求政府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簽名運動，擁護政府取締反動「聖母軍」的愛國運動，到目前為止，向教友作愛國宣誓的大會有二百一十八次，聽衆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九人，各種大型傳達會共三十五次，聽衆三千七百四十人，參加各種示威遊行有六千九百五十一人。驅逐黎培里運動中也有六百餘人，衝破帝國主義分子利用「神權」「神長」「犯教律」「下地獄」的威嚇，在宣言上簽了名。在自養工作上，教友踴躍自動的捐獻。自去年七月份至目前止，計收到自養獻金四千二百九十九萬三千三百元（包括教區一千三百三十萬九千五百元，七個經區共計二千九百六十八萬三千八百元），同時國籍神甫節衣縮食，共同克服了整個教區自養的困難。這些愛國行動的具體數字，說明了我們工作有了些開展，但是開展得還是未能達到我們所預定的要求。

福州市天主教徒是有信心有決心來

搞好這個運動的，愛國教徒在一年來的鬥爭過程中，是一直在堅持，從沒氣餒過。雖然任務是十分艱巨的，但在人民政府和廣大人民的支持及愛國教徒不折不扣的努力之下，福州教會目前正開始是步入真正實行自治、自傳、自養的新階段。如最近在愛國教徒的要求、人民政府及教外羣衆的幫助下，把壓在我們教徒頭上的大石頭搬掉，就是驅逐了前主教帝國主義分子趙炳文，副主教胡良民，檢舉私存槍械的李奮仁，和組織反動團體「聖母軍」的頭子薛仁堪，使今後革新工作，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二、教徒羣衆思想的變化與發展

教徒羣衆的思想情況，大體可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運動的胚胎時期。由於帝國主義給予教會的影響很深，我們宣傳教育未能積極開展，當時神甫、教友間的思想很混亂，很恐慌。多數神甫、教友，由於長期受外國神甫帝國主義分子的壓迫奴役化欺騙麻痺的影響，說什麼「天主教與帝國主義從不會發生任何聯系，無所

「割斷關係」，以爲革新運動是「裂教」、「脫離教宗」、「叛教」、「違反教義和教規」、「防害教會超然性」，做革新會下「地獄」，說：「共產黨不精神，信仰自由是假的」，「革新運動是共產黨滅教的一個花樣」，更認爲積極搞革新的教友是共產黨派來的，對教會企圖，而目爲「魔鬼頭」，遠而避之。除無謂的誹謗與謾罵外，甚至還有人妄想暗中謀害。經過揚光事件及展開宣傳教育後，這種思想漸漸轉變，更慢慢地開始澄清。如老傳道薛貽光說：「過去我以爲革新就是革教，說革新真害怕，但是經過九個月來，人民政府共產黨不但沒有害教，還而幫助了教會。」

第二階段，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簽名運動的時期。由於這個運動進行時缺乏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再加上少數頑固分子惡意破壞，恐嚇教友說驅逐黎培里「公使」便是「背教」，會「下地獄」，煽動落後教友，燒毀驅逐黎簽名簿和等待「殉道」「致命」，當時談驅逐黎簽名大有「色變」之感，造成教徒惶恐不安空氣，直到南京驅逐黎培里的時候。

第三階段，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時期。去年九月三日，福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出佈告，宣佈解散天主教內秘密反動組織「聖母軍」，並飭令「聖母軍」反動組織內的職員進行登記。由於一般市民和教友對這個問題都沒有很好的認識，再加上特務壞蛋的謠言，以爲這是政府解歡天主教和進行教友登記，當時教友情緒波動得非常厲害。有的教友把家裏掛的聖像摘下存起來，更不敢到堂裏去望彌撒、祈禱，宛似大難臨頭，張惶失措。政府爲了提高羣衆政治認識，發動各階層人民進行學習「聖母軍」文件，革新會也加緊派員到各堂會進行宣傳。經過這一廣泛深入宣傳之後，才澄清了這個局面。教友認識也提高了，開始憤恨帝國主義分子假藉宗教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惡。教友唐禮財說：「這帮壞蛋可惡極了，原來用聖母做招牌進行反革命活動。」參加「聖母軍」的人員也覺悟起來控訴了帝國主義，如林昌超說：「我過去思想糊塗落後，被騙加入這個反動組織，感謝人民政府給我教育，使我能够重新做人！我堅決擁護政府取締「聖母軍」的賢明措施，保證做好反帝愛國工作，向人民

「悔罪！」此外，林鴻傑、李銑等數人也初步寫好控訴帝國主義分子薛仁構、李奮仁、趙炳文、胡良民、馬瑞麟、顧蒙篤、盧星輝等罪行的稿子，寄來革新會，要求組織控訴會，親自參加控訴。十月三日，參加反動組織「聖母軍」的人員林昌超等三十六人聯名發表聲明，從組織上、思想上退出反動組織，表示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關係。

第四階段，公審帝國主義分子薛仁構、李奮仁和驅逐趙炳文、胡良民出中國國境時期。當軍事管制委員會發佈公審的消息後，教友十分興奮。教友江禮財說：「這幫壞蛋，趕快滾吧！」這說明了教友對帝國主義分子是不留情的，知道他們在中國是沒有好處的。

以上四個階段的思想情況，說明了過去帝國主義通過宗教關係和奴化教育，根深蒂固地麻醉了教友的思想，湮沒了教友的愛國觀念，模糊敵我界線，更說明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陰謀，是如何陰險與毒辣。然而，在一年來的宣傳教育之下，帝國主義狰狞的面目是暴露無遺了，帝國主義分子控制教會的基礎是崩潰了，基本上我們是

勝利了。

三、幾點收穫

一、教友已經懂得要斬斷帝國主義的鐵鏈了。天主教是外國人傳入中國，因此一切都被外國傳教士控制着，不特掌握着經濟命脈，而且控制着行政的統治支配權，一向採用奴化教育達到麻醉教徒的思想，使敵友不分。並以「聽天由命」的號召，喪盡了教友的自尊心 and 自信心，教友們對切己的生、死、禍、福、榮、辱、得、失、尚且如是，國家族興衰存亡的觀念，更是其次了。經過革新運動後，多數教友已經認識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是亡國害教的禍根，要求堅決澈底地與帝國主義割斷了任何關係，響應了愛國的各項號召，並且以實際行動來表現。像教友林依劉經過抗美援朝宗教革新教育後，懂得保家必先衛國，所以將自己的房屋兩間和空地一處捐獻，作為購置武器的獻金。參加國防建設和軍幹校的教友，有李建輝、李建漢、馮長光等二十餘人。

二、多數愛國教友對於「神長」「神權」問

題不再盲從附和，懂得辨別是非。帝國主義分子及其敗類，要保持他們控制統治的目的，要掩飾他們醜惡猙獰的面目，一面以神長地位自高自許，以神權威力壓迫反抗，動輒對神甫以「摘神權」，對教友以「下地獄」相威嚇。經過驅黎運動維護取締反動「聖母軍」組織後，大家已能分清敵我，明辨是非了，普遍認為對帝國主義分子就不承認他是神長，痛斥帝國主義分子濫用「神權」，揭開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真面目。

三、初步地消除了崇美、媚美、恐美的心理，認識了「反蘇、反共」是反動的思想行爲，提高了自尊心和自信心，靠近了人民政府。過去教徒受帝國主義分子麻醉、威脅、利誘和欺騙宣傳的結果，更因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虛偽宣傳，養成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思想。經過革新運動後，大家政治覺悟提高，發現外籍傳教士大都是帝國主義分子。他們除騎在中國教徒頭上進行其奴役策略和吃得肥頭大耳外，別無其他可崇、可媚、可恐之處。所以，人們初步地消除了崇美、媚美、恐美的心理，而且轉成了仇美、鄙美、蔑美的憤恨心理，養成了自信心和自尊心，相信在人

民政府幫助之下能够完成三自，辦好自己的天主教。過去認為共產黨是「無神」，天主教是「有神」要反對「無神」，現在感到這種思想行動是反革命、反人民的，共產黨、人民政府是保障信仰自由的，因而棄攏了人民政府。

四、缺點與存在問題

一、宣傳教育工作開展得不够普遍深入，也沒有展開羣衆性的宣傳運動，局限在少數委員身上。宣傳的方式方法不够生動和多種多樣化，還沒有做到由淺入深和有系統有步驟地掌握着教徒羣衆思想的反應，及時進行宣傳教育，因此直接影響運動的順利進展。

二、缺乏專責有力的幹部，幹部全是兼任的，因此工作忙不開，再加思想上多數沒有認識到這一偉大運動是中國天主教的嚴重歷史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恢復天主教純潔的艱巨鬥爭過程。因爲思想不明確，對工作多流於形式主義、拖拉作風，往往不能切實負起實施工作計劃、督促檢查、貫徹執行的責任。

五、我們今後的工作

一、部份教徒羣衆中間，仍然存在許多糊塗思想，對於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毒素，還沒有澈底清除。今後必須針對這種思想毒素，採取各種各樣方式廣泛深入的去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思想覺悟，確立仇視、鄙視、蔑視的立場，樹立愛國愛教的新思想及確信自己力量的高度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二、要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加速完成我們天主教自立革新的光榮任務。我們要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澈底實現下面的三大原則。

1、自治方面：要使中國教會在組織上、思想上澈底擺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控制和影響，堅決粉碎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的陰謀，毫不猶豫地與帝國主義斬斷一切聯系，恢復天主教的純潔性，使中國天主教成爲真正人民的宗教事業。

2、自養方面、不接受任何外國的津貼或任何方式的外資餽贈，必須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

一面參加勞動生產，一面教友踴躍捐獻，完全達到自給自養的新教會。

3、自傳方面：目前國籍神甫等加強政治學習，達到改造思想的目的。一面健全修院組織，用愛國主義教育培養下一代的自傳人才，一面發揚聖經真義，以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達到愛國愛教的目的。

三、我們要能真正貫徹執行上述三大原則，今後必須進行控訴運動，控訴帝國主義危害祖國、玷污教會、奴役教徒的罪行，使教徒們分清敵我，提高警惕，檢舉潛存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達到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使每個教徒都能澈底覺悟起來，不單從形式上與帝國主義割斷關係，更能從思想上與帝國主義分家。

四、增訂和修改愛國公約，使革新愛國運動能够持久經常，不致鬆懈疲塌，並建立經常檢查制度，要把革新工作搞好，就要把過去簽訂的內容空洞籠統的或不合當前主要任務的，加以修改和增訂，做爲推動工作完成任務有力的保證。

x x x x x x x x x x

擁護政府取締「聖母軍」

進一步與帝國主義作鬥爭

長沙天主教革新新籌委會主任委員蕭鴻才

長沙天主教革新運動於一九五〇年底初步展開，當時即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破壞，如包澤三、屈天錫等就曾策動「聖母軍」分子，組織落後教徒出面抗拒。一年來，由於我們頑強地和他們進行鬥爭，由於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援，特別由於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三大運動的影響，一般教友的覺悟終於迅速提高，而我們也終於勝利了。最初參加革新簽名的教友不過三、四十人，今年初便突增到七十餘人，後來又陸續達到一百餘人，到最近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教友都已熱烈地要求回到祖國的懷抱，堅決的拒絕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威脅利誘，而站到革新的旗幟下面來了！

截至今天為止，我們革新名單上祇有一個小小的空白，這個空白是那為數不足五十而被帝國主義分子麻醉最深的分子留下的。我們會經不斷努力去爭取教育和團結他們，但是由於他們是「聖母軍」的骨幹分子和基本羣衆，深受帝國主義的麻醉，思想上、政治上的反動還使他們牢固地陷入污濁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然而，我們相信，終於會有一天，他們可能覺醒過來。否則，就一定會被祖國人民所唾棄。像反動神甫屈天錫、白晴嵐等便是這樣。一年來，我們革新籌委會利用每一機會和屈天錫、白晴嵐等就信仰問題分析研究，各有關方面也會對他們作過無數次的爭取，希望通過一連串的愛國主義學習和反帝愛國運動，將他們從反動的統治泥沼中拯救出來。可是，所有這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了，他們竟死心塌地

忠實地作帝國主義的走狗，進行破壞活動，因此他們也就自絕於人民了。

今天，我們欣聞他們已經被捕，這是完全符合於全體愛國教徒的願望的。長沙軍管會最近又頒佈了取締「聖母軍」的命令，這更是人民政府保衛祖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有力行動，完全符合於人民的正義要求和祖國的利益。耶穌會說：「你們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瑪門。」每一個天主教徒都不能容忍屈天錫等既出生工作在我們偉大的祖國，却又去侍奉奴役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所以我們熱烈擁護政府取締「聖母軍」和逮捕屈天錫、白晴嵐等的英明措施。

屈、白等會通過「聖母軍」散播許多謠言，以一個所謂「單純的宗教信仰者」的姿態來掩護他們的反革命行爲。他們且不顧一切勸導，繼續活動，怙惡不悛，最近又動員本教若干落後神甫秘密奔走，破壞革新，並進而褻奪了已經參加革新的神甫的「神權」，說帝國主義勢力「即將復臨」，「天亮的日子就在眼前」，他們咒罵人民政府的首長幹部爲「黑暗之子」。尤其無恥的，是他們竟公開號召所有中國神甫不要簽名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而要教徒採取騎牆的所謂「兩全其美」的辦法，以保留與帝國主義的聯系。

這些反動分子拒絕革新運動的擋箭牌是所謂天主教的「至一性」。不錯，我們每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信仰上都主張至一於天主的原則的。但是，我們作爲一個中國的愛國教徒，就不能不細心研究他所說的「至一」，究竟是至一於天主呢，還是至一於帝國主義？

事實是勝於雄辯的，讓我們看看事實吧。就我個人多年在天主教中親身經歷得記憶所及，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梵蒂岡的外交政策」一文，就曾明確指出：「梵蒂岡在過去二十年中，一貫表露對法西斯的親善」，又說：「天主教應固執堅持一個慾望，相信法西斯國家可以抵制共產主義而保衛『文明』（美國文明，反動的，剝削階級的文明）。」作者並列舉了教廷對墨索里尼侵略政策的支持和合作的種種事實。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南美巴西主教杜亞特，在拉丁美洲觀察報著文說：「不幸教皇總是固執地堅持納粹和法西斯的方法，他並親自領導天主教參加法西斯的隊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開闢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皇宣佈說：「墨索里尼是上帝所派遣的人。」同時，在「法西斯意大利的教會與國家」一書中坦白承認：「教皇相信民主政治太脆弱而不堅實，不能用爲防止共產主義浪潮的水閘，一種奇特的境遇使他轉而祈求新的極權政府形式，視他爲有效抵抗的唯一希望。」（著者賓杰是天主教的權威理論家，執教於都伯林大學）一九三五年英國天主教徒道生所著「宗教與現代國家」一書，說「教皇里奧十三與庇護十一均認爲天主教與法西斯社會觀甚爲吻合」。又說：「天主教教義對於法西斯極權國家的理想幾乎完全相同。那些所謂獨裁者的統治，不僅爲人民的代表，他還有一種獨立的權力，並對上帝直接負責。」他並指出：「凡是反對這種獨裁統治的，就是嚴重的罪惡。」因此，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教皇庇護十一世便和墨索里尼訂了拉特蘭條約，這個條約的簽訂，乃是對墨索里尼發動腥血的侵略戰爭的重大幫助。天主教就是這樣作爲法西斯吃人生番的助手。在一九三〇年當時教皇派駐柏林的「聖使」白士利紅衣主教（即現在教皇庇護十二世），就曾指示德國的所有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中央黨，命令他們和希特勒接近並密切合作。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白士利紅衣主教還和希特勒的主要幹部巴本簽立了條約，規定了「所有天主教徒均須向希特勒第三帝國效忠」。白士利任梵蒂岡國務卿時，曾一再指示德國天主教中央黨的主席凱斯主教，要他「在一切情形之下，用一切方法，支持希特勒的納粹黨奪取政權」。一九三六年德國天主教的主教們曾聯合宣言：「我們，天主教徒，應準備協助元首去反抗布爾什維克和其他的一切任務。」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梵蒂岡即向在中國的天主教士發出正式詔書，命令教徒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並決定「派遣大批意大利有經驗的特務」，披着宗教外衣「到中國替日帝協助間諜業務」。法國天主教系統的雷鳴遠和美國系統的米甘，便分別在陝北、晉南和豫西北積極進行諜報活動。又如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也是以西班牙天主教領袖羅勃萊斯奉教廷命令所策動的武裝叛亂而爆發的（一九四五年一月份美國發行的意大利文雜誌揭露了這一事實）。一九四六年二月教皇庇護十二世在「紅衣主教學院」中講演：「在國外，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爲教皇一旦加入某種團體（指納粹黨員、SS隊員、蓋世太保等法西斯特務組織）一定就是犯罪的。這實在是對天主

的權力的一種無恥的侵害。」以上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教皇與反動統治的血緣關係嗎？今天說梵蒂岡及其所組織領導的「聖母軍」是一種法西斯組織是完全可以肯定下來了。

屈天錫等却仍作辯解，說：「梵蒂岡誠然與意大利反動政府有關，因教皇是意大利人，他自然有他『愛他的祖國』的偏見，但是說梵蒂岡與美帝國主義有關却決非事實。」那麼請看一九四八年四月教皇與杜魯門的「私人代表」泰來所簽的祕密協定吧：巴黎雜誌報導那內容是：「一、加強對東歐各民主國家戰鬥的共同綱領。二、改組加強梵蒂岡的情報組織，特聘美國天主教權威麥考米克（即耶穌會領袖）和格雷哥利（大學教授）爾特為教廷情報組織的常年顧問。三、有系統的全力支持並協助推進馬歇爾計劃。」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個紅衣立教齊集羅馬舉行祕密會議，據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家」透露：會中一致通過對馬歇爾計劃的竭力支持，並說：「一切反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鬥爭，都是正當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教皇庇護十二世頒佈命令：「要把一切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開除出教，凡教徒應嚴禁出版，傳播與閱讀共產主義書籍、報章、雜誌，或為這些出版物撰稿。凡有上列行為的嫌疑的，一律不許領聖餐，或參加宗教儀式。」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教廷國務卿孟蒂尼和「天主教行動組織」（按即「公教進行會」——編者）的領袖們，在杜魯門的代表泰來的指導下舉行了機密會議，決定成立間諜學校，校址設於羅馬、及利佛諾、佛羅倫斯和斐拉拉等地，又決定在羅馬舉辦「特別訓練班」，由美國陸軍武官指導，並特別決定將與荷蘭、比利時、西德的天主教堂建立密切的政治聯系。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教皇公開發佈「詔書」，「要求所有在歐洲各國的天主教使節，和一切梵蒂岡人員，均須無條件地擁護美國所採取的任何措施，利用天主教報紙、書刊，宣傳美國政策」。一九五〇年三月柏林日報連載特寫稿揭露：「一、天主教士們根據教皇十七日詔書，歐洲各天主教政黨領袖，與天主教新聞記者，即將在羅馬舉行會議。二、教皇的文告係根據梵蒂岡與美國的祕密協定而發。三、美國在僕從國家中負經濟控制的責任，天主教應當「精神管理」的責任。四、梵蒂岡新聞處長孟德格尼負責訓練一批神甫到東歐作間諜工作，美國情報部協助這個訓練工作，相互地，梵蒂岡參加美國的外交人員訓練。」一九五〇

年十一月份的天主教方濟各會（註：長沙天主教是屬於方濟各會系統的）的「簡報」記載：「一、四個方濟各會青年正在美國準備到亞洲去工作，他們正在學習東方語言和禮節；二、在中國的天主教和秘密組織直接由美軍日本總部控制的情報總部指揮，並適當訓練和派遣神甫及宗教人員進入中國進行破壞及搜集情報之工作。」（註：白晴嵐便是香港來的。）

最近又聽說梵蒂岡在召開「世界會議」，主要議題便是如何更有效的配合美帝國主義破壞東歐和亞洲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這些陰謀活動策劃，究竟與宗教有什麼共同之點？我們不是經常聽到屈天錫他們說聖而公教會向來是「超政治」的嗎？他不久之前還親自告訴我，他的立場是「至公」的「既不贊成美帝國主義侵略，也不贊成共產黨的「人民專政」」。但就我上面所列舉的各種材料，就充分揭露了這完全是謊言。天主教神甫常誇耀於教友之間說：「唯我天主教乃為至聖。」然而我近十年却親身體認到：天主教實不幸而竟參加了近世一切殺人事業。因此，我會長期為此陷入苦惱，我不知道我究竟應該如何對待我們的教宗。根據一個教徒的真實的信仰和良心，我不願掩耳盜鈴以欺世，我所知一切材料均使我不能不憤怒的起而坦白揭露梵蒂岡一切罪行。如果說這是對信仰的叛逆而指為「裂教」，我却完全不能接受，正如長沙六十多歲的老教友方老太太所說：「我始終恭敬天主，但我決不恭敬這些人！」她是這樣明確而簡單的鞏固着她對宗教的信心，我也一樣。我並要大聲號召長沙和全省的天主教友起而大胆控訴隱藏在教會中類如「聖母軍」的一切反動活動，以拯救我們的教會，並使我們的心情得到平安。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却没有枕頭的地方！」全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會從千百年無立錐之地，現在在毛主席，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安頓了自己愉快的生活。解放兩年來的輝煌建設更是使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為什麼梵蒂岡便要固執堅持指示我們與之對立？顯然，這已經不是什麼純宗教問題，而是一個道地的反革命問題。

我號召我們全體教友，要一邊倒向蘇聯為首的和平陣營，堅決粉碎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侵略陣營，勇敢的高舉起愛國主義和三百革新的勝利的旗幟，進一步與帝國主義作鬥爭！

美帝國主義傳教士怎樣毒害我

燕京大學外文系學生 馬傑先

以前我雖對美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到了，知道他們文化侵略的目的是爲經濟侵略開闢道路，但我總覺傳教士是很可憐的，他們不自覺成爲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工具，因此我從沒有恨過他們。聽了我們系裏老師們的檢討，給了我許多啓發。三月九日下午全系師生控訴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會上，當楊耀民先生揭發了美帝國主義分子柯安喜辦外文系的目的時，我才清楚地認識到美帝國主義爲什麼要在中國辦學校，美國傳教士原來有許多是自覺的。會上很多老師同學控訴因受一些小恩小惠的蒙蔽，而喪失了民族自尊心。我聽了心裏難過極了。會後，我仔細想了一想，我才發現自己的思想並不簡單。

過去我是在一個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堡壘——天津法國學校讀書的，八年來念的完全是英文書，甚至歷史、地理都是念外國的，因此理化程度很差，而文學方面也是注重宣傳宗教。當時校長就是一個美國修女。本來我們畢業的試卷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寄來的，畢業後到劍橋大學上學即可免考。勝利以後，學校的制度變了，畢業時改考美國華盛頓大學寄來的試卷，念的書也都改

由美國寄來。當時我很高興，覺得自己上的學校比一般中國學校高一等，因爲我校程度和美國學校相等。有了一份美國文憑，將來有機會就可到美國，否則在洋行裏找事也方便得多。記得解放前，我校畢業生都到洋行、進出口貿易公司、美孚汽油公司或美國救濟總署等作打字員，賺美金，生活很優裕，我非常羨慕，因此我就放棄了考大學的願望，一心一意想到洋行做事，並準備積累一些美金，到美國去。

解放的前夕我害怕極了，因爲修女時常對我說共產黨是不信上帝的，共產黨是不允許天主教存在的。由於學校中一直培養我不要關心政治，只管念書，所以我和外界相當隔閡，我逐漸養成孤獨的性格，自命清高，不愛接近別人。我覺得舒服舒服過一輩子就夠了，用不着關心別人。再加上聽到一些反動謠言，感到社會「太可怕」了。於是我時常有逃避現實的想法，甚至想做一個修女。我畢業時天津解放了，我恨我爲什麼不早一年畢業。當時修女曾問我：「你將來預備做什麼？」因爲到洋行做事的迷夢打破，我想繼續上大學。她即刻大罵我說：「你爲什麼不找事做，

「上大學就是爲了名譽。」後來她知道不能制止我時，她就勸我不要上國立大學，因爲上了國立大學就有可能變爲一個共產黨員。所以當時我雖有機會考外國語學校，但也都放棄了。不久，我考上了輔仁大學，修女表示還算滿意，因爲那時輔仁大學也是一個天主教學校。那年的假期我還時常去看修女。有一次在我臨走時，她和我說：「你還和以前一樣嗎？你應該常常想到我每天都在給你祈禱，希望你不要變爲一個共產黨員。」當時我聽了很感動，她是這樣「關心」我，我一定要做個「清白」的「好人」。

我現在回想起來，過去所受的一套教育使我一直不能分清敵我。使我對美帝國主義恨不起來。他們在中國辦學校，還不是爲了培養一批到洋行做小打字員，去爲他們服務嗎？不管那些傳教士們自覺或是不自覺，客觀上就是培養我們爲帝國主義服務，做他們侵略的工具，甚至通過我們散佈毒害其他青年的種子。在這樣的學校讀書有什麼光榮？做一個洋奴有什麼可以驕傲的？歐美的教育對於中國學生來說，就是叫你忘記祖國的語言，叫你甘心情願爲他們服務。（而我們今天學習外語是把它當作交流兩國文化的工具）。畢業時拿一張華盛頓大學的文憑，這張紙正是誘惑着每一個同學想做美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亡國奴。看看那些在洋行做事的同學，她們的生活是否幸

福？她們看不到將來，一天到晚打扮、跳舞、談戀愛，不玩就不高興，玩完了心裏又很空虛，她們就是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最成功的成品。

事實證明：共產黨是主張宗教自由的，而那個修女就是宣傳共產黨不給宗教自由，使得一些教徒不敢接近共產黨。她又叫我們不要關心政治，其本身就是一個政治上的陰謀。她不許我上大學，目的就是不想輕易地放去一個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所造成的成品。解放之初，我之不敢接近共產黨，不能很快的進步，就是那個修女的話影響了我，使我不知道共產黨是怎樣一個黨。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從蔣匪幫和封建勢力下解放出來了；工人農民大翻身，經過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運動等一系列的政治鬥爭，爲逐漸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奠立了基礎。這一切是誰領導的？是共產黨。因爲它是一個爲人民服務的黨，所以廣大的人都熱烈擁護它。我感謝共產黨拯救了我，否則我一定是個洋奴，做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我現在雖然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我過去受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影響太深，帶來許多缺點，使我不能很快進步，使革命受到損失。我現在認清了敵人，我要把種在腦中的毒根挖掉，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做一個真正能够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好幹部。

向帝國主義分子討還血債

上海教友張秀清

在全中國人民政治覺悟漸漸提高的今天，中國的天主教徒們經過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運動也和全國人民一起站立起來了，認清了教會中帝國主義分子的真面目，紛紛向帝國主義鬥爭。

我是上海的教友，我願以我親身經歷控訴帝國主義的罪惡。

愛國的主教，是帝國主義分子的眼中釘

自從愛國的天主教徒倡議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到現在，隱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曾不斷以「中國天主教也有中國主教」及「早已實行自治」等花言巧語欺騙中國教友，想掩蓋他們控制教會欺侮中國的教友罪實。不錯，中國天主教已有子一些中國主教，但如于斌之流，是帝國主義分子控制教會的代理人，不能算是主教。

另外有些中國主教，他們如果一旦有熱愛祖國的表現，就會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各種欺壓和迫害。

。請看下面的事實吧。

我今年六十歲，名張秀清，是五代的老教友。我們全家都是天主教虔誠的信徒。大弟張潤波（聖名若瑟）是前宣化教區的主教。小弟潤華是北京北堂神父。我大弟張潤波主教常講愛國的道理。我可以斷言，假使張主教還在，一定也會領導我們參加三自革新運動。不幸他已經去世了。

但張主教是怎樣死的呢？他是被帝國主義分子害死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各戰場上打得蔣匪落花流水，中國革命已接近勝利。張主教這時候在北京，不願離開，引起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懷疑，帝國主義分子怕他起來參加反帝愛國統一戰線，竟挾制張主教乘蔣匪最後一架飛機到上海。當時張主教身體不大好，就進上海廣慈醫院休養。中國主教是帝國主義分子一向看不起的。當時廣慈醫院的暖房間很空，而外國嫌疑却把張主教放在很冷

的病房裏，凍壞了身體，因而得了病。對於張主教飲食，帝國主義爲了從中剝削，所以非常馬虎。第二個月花了三十八元美金，吃的還像樣一些。第二個月帝國主義分子要張主教四十八元美金，吃的反而不如從前了。有一天我去探望張主教，他指着盤中的菜對我說：「這簡直是鳥雀的主食，這麼一點點。」另外有一天廣慈醫院工友因爲生活太苦，要求院方增加工資，僵持沒有結果，因此中飯沒有人送。外國嬭嬭也不想辦法，讓張主教挨餓，一直到下午兩點才吃到東西。如果換了一個外國主教，外國嬭嬭打破頭也會自己給送去的。

正由於如此，張主教病一直沒有起色。上海解放前兩個月，帝國主義分子怕張主教留在上海將來對他們不利，又把他送到香港某醫院，但張主教因水土不服，照顧乏人因此病更加重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終於與世長辭，年僅五十一歲。毫無疑問，我弟弟是帝國主義分子害死的。

法帝國主義分子包天眞，無理

逐驅李嬭嬭

在寧波普濟醫院裏，有一個中國李瑪利嬭嬭，李瑪利的父親和張潤波主教是同學。因此剛解放後，我去北京故鄉時，李瑪利的父親托我到上海時，向仁愛會總院打聽李瑪利的信息（寧波解放後國民黨飛機不斷亂炸，李嬭嬭從無信息到家

）。我回到上海後，知道李嬭嬭已經不在寧波，因此即向仁愛會總院詢問。當時李嬭嬭已經不在總院了。總院裏的帝國主義分子起初含糊其辭，避免談李嬭嬭的事，我當時非常氣憤，嚴正指出我受李嬭嬭父親之托，有權利知道李嬭嬭的情況。帝國主義分子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竟撒謊欺騙我說：「李嬭嬭身體不好，過兩三天可以接見。但我始終沒有看見李嬭嬭。李嬭嬭到那裏去呢？總院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堅不吐實，用各種方法敷衍搪塞。我經各處打聽，終於遇上同鄉徐嬭嬭（解放前由北京到上海來的），一問之下幾乎把我氣死。原來李嬭嬭已被仁愛會總院「大嬭嬭」法帝國主義分子包天眞無理趕出修會，徐嬭嬭把事情經過告訴我。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仁愛會主保聖味增爵占禮，寧波普濟醫院仁愛會和仁慈堂仁愛會的帝國主義分子要享樂一下，就合起來大吃大喝。這可苦了管廚房的李瑪利嬭嬭，她又耍燒菜給「大姆姆」吃，又要燒菜送給法帝國主義分子戴主教享受。七月後半月，天氣炎熱，動不動滿頭大汗。加上這一天樣樣都是李嬭嬭動手。在酷熱的天氣裏，我們不難想象到李嬭嬭汗流浹背，乾苦口渴的情形。爲了解渴，爲了更好的替大姆姆燒菜，李姆姆打開兩瓶汽水，大家喝了。一貫只顧自己作樂的帝國主義分子，不知道從那裏曉得這件

車，馬上給李姬姬套上偷喝汽水的罪名，說是嚴重
的違犯「會規」，當下由帝國國主義分子田玉
亮報告上海仁愛會總院長法帝國國主義分子包天
真。六天之後，李姬姬接到了立即回總院的命令
。李姬姬一到總院，法帝國國主義分子就摘下她姬
姬的帽子（就是教友所稱的白帽子），剝掉他的
會衣。中國修女是熱愛修會的，把修會看作自己
的家一樣，何況李姬姬又志在修道，如何肯離開
修會呢？雖然李姬姬向盛氣凌人的「會長」，一
再堅決聲明，不願出會，但是帝國國主義分子控制
下的修會裏，中國修女修道與否，不以信仰為標
準帝國國主義分子不要你修道怎麼也沒有辦法。李
姬姬真如一頭綿羊，竟被帝國國主義分子包天真趕
出修會。爲了最後表示修道的決心，李姬姬申請
進上海徐家匯聖衣會，帝國國主義分子表面上答應
了，而讓她看門。在剝削了她二年多的無價勞動
之後，最近李瑪利又被打發回家了。

上海「三德堂」解聘十年老職工

上海「三德堂」解聘十年老職工。

我有個女婿叫劉清和。一九三七年他擔任了
上海天主教「三德堂」經租處帳房的職務。日本
投降的前半年「三德堂」把聖亞納公寓借給日本
鬼子駐兵。聖亞納公寓有八層高，日本鬼子只住
三四層。爲了保證房客和房屋的安全，劉清和天
天在聖亞納公寓屋頂樓下照顧一切。日本投降後

，立即把搬出去的房客從新召回來。

日本占領時期，聖亞納公寓沒有損失，他的
功績不可磨滅。但忘恩負義的「三德堂」帝國主
義分子，後來看見劉清和健康情況不良，不但不
盡照顧的責任，反而把劉清和撤職。一九四七年
三月二十四日，劉清和接到上海「三德堂」經租
處的法文信，信上說：「我奉上海「三德堂」黨
家神父的命，告訴你，自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起
，在經租處停止服務。」理由是經租處已轉交義
品洋行，底下又說什麼「給他三個月的補助金。
一個一向靠薪水維持的家庭的人，這簡直是飛
來橫禍。劉清和去和三德堂交涉，帝國國主義分子
肩膀一聳，以一切不負責任來回答。一次次把劉
清和推辭出來，急得劉清和生了病，至一九四八
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廣慈醫院內因錯打藥劑而亡
故。

教友們，我這口冤氣積在肚子裏已有四年多
了。幸虧毛主席來了，中國共產黨來了，上海天
主教展開了反帝愛國鬥爭，增加了對帝國主義的
仇恨，更認清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最後我希望
教友們要向一貫欺侮壓迫中國主教、修女和教友
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國主義分子清算，爲受帝
國主義欺侮、壓迫的中國主教、修女及教友報
仇！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遷移會

址通告

本會已遷至天津市一區西寧九路號西開總堂院內辦公。
今後各界一切函件，請按上述地址寄遞。特此通告。

本刊啟事

本刊已隨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遷至天津市一區西寧路九號西開總堂院內。今後讀者一切函件，請按上述地址寄遞。有關稿件或其他編輯部事務者，信封上請寫明交編輯部；有關訂閱或查詢刊物者，請寫明交發行課。此啓。

更正啟事

上期（十七期）本刊封底期數誤為「第六期」；又出版者項下革新運動促進會中之「新」字誤為「薪」字，特此更正。

本刊徵求通訊員啓事

讀者同志們：

爲了把我們的刊物辦得更好，使它的內容更充實，更合於全國各地愛國愛教的天主教徒的需要，我們特決定在全國各地發展通訊員，組織通訊網。

不論是在本市或其他各地的讀者，都可以應徵爲本刊通訊員。應徵時，請寫一份簡歷和一篇稿件，（有革新組織的地方，最好附革新組織的證明信一件。）寄到本刊編輯部來。我們認爲合格的，就直接和你取得聯系。

辦好廣播，是我們天主教革新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相信：所有愛國愛教的教友們一定熱烈地贊同我們這個要求，踴躍應徵。我們等待着你們的應徵信。 此致
敬禮！

本刊編輯部

例條行暫作工員訊通刊月半揚廣

- 一、爲了更廣泛、更深入地反映全國各地天主教革新運動的情況，本刊決定在全國各地發展通訊員，組織通訊網。
- 二、凡經常給本刊寫稿，能反映各地革新工作的實際情況或供給材料，遵守本條例，經本刊編輯部審查合格者，即聘爲本刊通訊員。
- 三、本刊通訊員應經常與本刊編輯部取得聯系，每月至少一次供給本刊以稿件或材料。
- 四、本刊通訊員所寫來的稿件或材料，一經發表，一律給稿費。工作成績特優者，並特別予以獎勵。
- 五、本刊通訊員可享受免費閱讀本刊及本刊出版的其他出版物的權利。
- 六、本刊通訊員如連續三個月不與本刊編輯部聯系，本刊即認爲自動辭去通訊工作。
- 七、本刊通訊員如有非法活動，經檢舉或查出後，即取消其資格。
- 八、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刊編輯部隨時修改之。

稿

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救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至曲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九、稿件請寄天津一區西寧路九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編輯部。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廣揚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十八期

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西寧路九號)

訂閱價目表

期	冊數	價目
三個月	六冊	六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萬二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萬四千元

外埠寄者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